

# 澳门的风

程永新

父亲笑笑，拿起勺子舀了几颗花生放在儿子的碟中，儿子悄没声地吃了起来。看得出这家人在澳门不算富裕，服装穿得都很朴素，但似乎其乐融融。他们一脸的谦和，一家人说话都轻声轻气的，不像邻桌的游客那样的大声。

午饭后妻子她们要去逛商场，我们正准备穿过渔村的小道去对面的车站等车，人行道的红绿灯忽然翻红，我拉住欲跨步而出的妻子，朝右侧望去，停在斑马线的小车却依然纹丝不动，驾车的是一位留着鬍须的老年人，他的手伸出车窗，挥手示意我们穿过人行道。我们犹豫了片刻，走过了斑马线，看到此时停车线的后面已排了长长的一溜车。

下午全部是血拼时段，女士们又买衣服又买鞋的。我与朋友坐在甜品店的门口悠悠地喝咖啡，妻子因有身孕，几个小时的紧张购物下来，疲惫不堪，脸色发白，嚷嚷着要回家休息。我们提着大包小包坐上了出租车。妻子陶醉于满载而归的收获，在车上忍不住打开物品袋翻阅她的战利品，几分钟后，她突然哇哇哇哇叫了起来：物品袋里少了一双鞋。我们只得原路折回。到了那家商店，妻子中意的那双鞋安静地躺在账台上，营业员是个女孩子，她打包时忘了装鞋。妻子本来妊娠期就容易烦躁，这么来回折腾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说话的嗓门很大，言辞激烈，那营业员女孩一边用塑料袋装鞋，一边连声道歉。店长是个小伙子，听到这里的喧哗声赶紧过来，用粤语与那个营业员女孩交流了几句，然后用生硬的国语向我们赔不是。

妻子因为有三个月的身孕，晚上早早歇息了。翌日早晨在海潮拍岸的哗哗声中醒来，浪潮声间杂了鸟儿动听的鸣啭。天空放晴，我们走下山坡，来到滨江的长长的林荫道，树叶翻飞，发出簌簌的声响，面前就是水天一色的大海，带着春意的风从海面上缓缓吹来，格外沁人心脾。那风丝毫没有海腥味，凉爽自在，如醍醐灌顶。回内地以后，最令人思念的不是炫目的霓虹灯，不是琳琅满目的名品店，更不是一家挨一家的博彩娱乐城，而是那风，那让呼吸顺畅的风，那让精神治疗的，那让身心彻底放松的自由自在的风。

中午朋友在氹仔渔村订了饭局，我们叫车下了山。渔村已经城市化，干净的小道两旁都是店铺。朋友请的是一对澳门的夫妇，丈夫在政府部门工作，夫人在家相夫教子，兼做房产经纪，朋友的公寓房就是他们代理的。饭局等菜的间隙，夫人拿出一叠字据，轻声向我朋友一一报账，他们的儿子不满十岁，在父亲耳边咕哝了一下，

## 莫迪利亚尼

有句话说得好，如果没有死在巴黎，最好也要埋在巴黎。众多的艺术家、作家、哲学家们选择了巴黎作为自己永远的归宿地。而我，正走在朝拜和凭吊的路上。

一进墓园就傻眼了，密密麻麻的墓碑从何找起？拉雪兹墓园没有引路人，我在门口拍了一张墓区方位图，问保安：“96区大致在什么方位？我找一位画家，莫迪利亚尼。”

他将手伸出去，含糊其辞，朝远方一指，那边，那边。

混沌中我抬起脚步开始行走，四月的阳光在巴黎并不温热，老天爷算是不错了，前两天狂风骤雨，阴冷得让人恨不得缩成一团，我只能躲进博物馆看画。蓬皮杜国家艺术中心，站在莫迪利亚尼的作品前，呼吸几乎都停顿下来。

这个让人心疼的意大利男人，他画中的人物杏仁眼眼帘低垂，看不见眼神，脸部偏向一边，奇怪的神情透露着内心的悲伤和孤独。他用东方式的线条来勾画人物，达到极致，舒缓的美从画布上渗透出来。

日本作家太宰治的自画像受过莫迪利亚尼的影响，夸张、变形、阴郁，多愁善感。太宰治在《人间失格》书中有这样的文字：

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利亚尼的画册，翻开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像那一页。

“真棒！“竹一睜圆了眼赞叹道，“像是地狱之马。”

“这果然也是妖怪。”

“我也想看这种妖怪的画像。”

才华横溢但孤独的男子莫迪利亚尼，在巴黎的街头踟蹰彷徨，他在酒精、大麻中摇摇晃晃拖着疲惫的身体。严重的精神疾患困扰着他，在巴黎画派中他最是离群索居、桀骜不驯。36岁，处于崩溃状态的他，因肺结核死

# 在拉雪兹墓园寻找

葛芳

去，更令人扼腕的是，第二天他的未婚妻让娜带着腹中的胎儿，从五楼窗口一跃而下。1923年人们在拉雪兹公墓为他们举行了合葬仪式。

我喜欢法国人文摄影家杜瓦诺(Doisneau)给莫迪利亚尼拍摄的照片。脸侧着，眼神不羁。我也喜欢莫迪利亚尼的雕塑作品，拉长的女性脸庞，长颈，小口，鼻梁又长又细，受了非洲黑人及高棉女人的影响。

鸟儿在啼啭，燕雀从这个树枝跳到那个树枝。我头皮开始发麻，太难找了。问了迎面走过来的几个人，都摆摆手耸耸肩，表示不知道。应该也是像我一样，从远方赶来，寻找心仪的大师之墓。我茫然走了半圈，忽然豁然开朗，每隔一段区间都有绿色数字标识，应该就是墓区的编号，但这编号跳跃度太大，根本无规律可循，只能随着它向前走。果然，按照门口拍的方位图，96区被我成功找到。

96区，大概有三四百个墓碑。我采用地毯式搜索的方法，一行一行去找，去查看墓碑上有没有“Amedeo Modigliani”字样。我念着他的名字，喃喃自语，生怕一不小心会错过。荒芜、孤寂的墓园气息真正开始泛泛，我的脚尖踩在一个又一个异乡的陌生人墓碑上，极端的慌乱感升腾起来，鞋子也被荒草打湿，我心想，要不算了——算了吧。不能算啊，千里迢迢飞到巴黎，坐地铁，步行，就是盼望着这一刻。

在安岱西城堡，我从旧书摊上买

到莫迪利亚尼画册，已经欢喜得不知所措了，虽然书厚的像块板砖，需要我负重前行。此刻，我已经在莫迪利亚尼墓区了，怎么能轻易放弃呢？坚持下去，就会有成效的。

我安慰着自己，抬头望望前方，也有人锲而不舍地一圈绕一圈寻找——七叶树轻轻拂动，粉红色花朵上的微柔毛飘得到处都是，覆盖住了墓碑。光影在变化，阳光时强时弱，莫迪利亚尼啊，你究竟在何方栖息？忽然，在走到一侧快到尽头的时候，一张小小的印刷品画将我目光掠去。天！我三步并做两步，正是他的作品风格，莫迪利亚尼，他的墓碑掩映在灌木丛下面！

当我在他碑前静立时，战栗之感，升腾而起。他的碑朴素荒凉，不似别人光鲜亮丽，仿佛和去世之前一样默默无声，虽然他现在名声大噪，是享誉全世界的艺术大师。2016年中国藏家刘益谦以人民币10.8亿拍的莫迪利亚尼的《侧卧的裸女》，创下了世界艺术品拍卖第二高的记录，仅次于之前拍出的毕加索作品《阿尔及尔的妇女》。据说今年莫迪利亚尼作品的拍卖新高又在一路飙升。

藏家们会到他的墓地来看一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朴素的墓碑下，埋葬的是他们一家三口。让人难过的是，让娜当时还不是他法律意义上的妻子，因为莫迪利亚尼是犹太人，又未婚生子，始终没有得到女方父母谅解。

墓碑一侧插有颜料和油画棒，横

七竖八。荒草从罅隙里钻出，显得更加萧条。碑身青苔漫漫。碑文有些部分也已经模糊。

满世界的喧嚣和墓中人无关。差点错过！差点错过！我还在叨念，这一树灌木丛，不偏不倚，遮住了它。上帝是有意要安排我见着它，就用一张小小的印刷品来引领。

墓碑上有一支拧开盖子悬了半截的口红，斜侧着安放。定是一位痴情于艺术痴情于莫迪利亚尼的女子献上。

在拉雪兹墓园，我释然，我没有被死亡气息攫住，反而被感动。

静穆的墓园很美，树叶飒飒，我听见莫迪利亚尼在说：

“除非你知道你活着，否则你不算活着。”

## 普鲁斯特

他睡着，醒来，又睡着，慢慢潜入梦幻世界，最终做到在时间和空间中旅行。

这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大师。倘若他还活着，我怎么可能战战兢兢来到他家门口？如今我不请自来，在墓园逡巡徘徊。

日光下的影子投射在石碑中间，夹杂着青草的气息。

“一个人睡觉时，把一个个小时如绕线般绕在自己周围，把各个年份和各种事件排列得如年轮般井井有条。”

我并不是在梦境中，我把时间拆分，缠绕，排列，组合。我寻找着意识流大师普鲁斯特的墓碑，想安享碑前一个人的独处时光。就像他在贡布雷周围散步一样，有丁香芬芳，有载着早金莲的小径，看不见的鸟儿不知在哪棵树上蹦跶，用悠长的音符来勘察周围的寂静——时间被凝滞了，天空变得凝固了。

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，厚厚的七大卷，最后两章是《失而复得的时间》。时间有没有回到我们身边呢？普鲁斯特写到最后临死前，像个孩子似的，开心地对他管家说：“我在夜里写下了‘完(fin)’这个字，我现在可以死了。我的作品会发表。我不至于赔上性命，白写一场。”

时间令人眩晕。我们不管做什么，对时间都毫无办法。这是一本有关时间的哲学小说。

我们无意识地回忆曾经，在过往的河流里穿梭，现在是什么？未来又是什么——遥不可及。我们怔怔对着某样东西发呆，因为心底被什么触动，以致哭泣，失去又复活的感觉萦绕心头。

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屡屡在迷宫般时间里走失，他们时而失魂落魄，百无聊赖，身份游移不定，时而昂扬起斗志，觉得一切仍在眼前，永恒之美就呈现在当下——你能缜析清楚所有的所有吗？

我曾尝试模仿着普鲁斯特，尝一口浸在茶水里玛德兰蛋糕的滋味，走在高低不平的铺路路上，被石子绊了一下，似曾相识的神奇感重袭心头。时光在重现，生死交错轮回着。

85墓区。很幸运，不像找莫迪利亚尼那般辛苦，很快我来到了普鲁斯特墓碑前。它就在小径一侧，黑色大理石肃穆庄重，台面上有一捧鲜花和一坛罐子。侧面刻有字样：

Marcel Proust (1871-1922)  
普鲁斯特一生的时间有51年，比莫迪利亚尼多了15年。但他后十年基本上是在黄铜制的小床上度过。无尽的回忆让他用生命完成了皇皇巨著。他让叙述者玩弄时间，藐视时间的规律，使小说显得有点“混乱”，然而作家却是把写作当成针线活一样精心设计。

我捡起路边的一簇七叶树花枝，放在墓碑上，以表我的敬意。我似乎瞧见了它沉睡的面容：瘦削，脸色苍白，浓密的胡须好像奶酪，眼睛是深茶褐色。他没有说话。睡着的人不会说话。他又好像在说，来自东方的中国女人啊——他欲言又止。他的“花季少女”阿尔贝蒂娜在他的记忆中反反复复出现，是他所爱，但又注定只能是“女囚”和“逃跑的女人”。

唉，事实的真相啊，我们永远无法辨清。

普鲁斯特醒来，收敛了他忧郁目光，继续沉睡。

# 笔会

记录  
雨·巴黎印象之一  
(油画)  
唐莉莉



# 关西浮光掠影间

——复杂的日本城市

张鹏

活方式呈“共同演进”模式。苛刻些讲，日本如此繁复的轨道交通系统，与日本人追求简约生活的外在表现，不能不说有一定冲突性，但日本人能够习惯于此，或者说服从于这样复杂的生活安排，又似乎体现了日本民族有充足耐心的一面。

另一个与乘坐轨道交通相关的侧面同样能说明问题，我们一行从奈良回大阪时，列车几次临时停车，其中还有两次时间较长，其间日本人表现得也是安安静静的。由于有留德经历，我尚清楚地记得，以铁路管理为人称道的德国人不能忍受德铁晚点的神情，况且在德国，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不过U Bahn、S Bahn两套系统而已，与之相比，日本人的耐心是明显的。

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信息是，因为关西地区轨道交通足够发达，导致大阪市（注意是大阪市，而非大阪府，日本有自成体系的“政令指定都市”安排）成为白天的日本人口第二大城市、晚上则降为人口第三大城市的情形。由此不禁想到，将来的长三角城市间轨道交通系统，不晓得会不会也发展到如关西地区这般密集。

## 地方自治和自治权升级

说日本的城市体系如日本轨道交通

系统般复杂，并不过分。在日本，都道府县之外，以市町村为“基础自治体”。因此，大阪府下辖有大阪市、京都府下辖有京都市、奈良县下辖有奈良市。以上安排还容易理解，不过大阪府内实际上共计有43个市町村自治体，其中有33个市、9个町、1个村。这33个“市”又分“政令指定都市”2个、“中核市”4个、“特列市”5个，没有任何特别权力的市22个，总之，一个大阪府里有33个大大小小的市长，这样看来，日本的市长真何其多也。而且，这些市长名义上都是平等的“基础自治体”的领导人，实质上拥有的权力又因《地方自治法》差别甚大，所以，在日本，围绕《地方自治法》的自治权争论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。

前文中提到过，日本有自成体系的“政令指定都市”设置。这是日本根据《地方自治法》由行政命令方式指定的城市自治制度，法律上也将这些城市简称为“政令市”或“指定都市”，其基本条件为全市人口超过50万，成为“政令指定都市”意味着可以获得较之其他市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力。目前，日本共有20个城市为“政令指定都市”，在大阪府内的两个，一个即为大阪市，另一个是与之毗邻的“堺市”。

日本“政令指定都市”能在城市规划等18个方面获得都道府县级的权力。在日本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，成为“政令指定都市”就意味着城市能够获得都道府县所拥有的80%的权力，特别是财政和税收方面的安排尤为诱人，光这一点就足以成为日本地方和官员官员间竞争“锦标赛”了。目前日本至少有另外13个城市在讨论“升格”为“政令指定都市”，如大阪府内的“东大阪市”，就在积极争取成为大阪府内的第三个“政令指定都市”。

日本城市争夺自治权的实际情形还不止于此，2015年5月，大阪市举行“大阪都构想案”公投，最终以1万票之差未能通过。可以想见，这样的投票结果让日本中央政府也算松了一口气，可以用空无一物形容。日本也印制了中文导览手册，说大家就看看四壁上之旧画，感受感受罢。

## 清淡饮食，简约起居

诸般复杂之后，日式饮食的清淡和日式起居的简化，大概是物极必反的平衡吧。

凡我友朋，皆知我不擅饕餮之道。在这里说日式饮食的清淡，还是试图论证日本人追求简约生活方式。

就全日本来说，关西已号称美食之

都，尤其是大阪，据说“章鱼烧”即起源于此。这也不难理解，关西一带，历来是日本的重商之地，人流交汇而饮食昌盛，更加上历史上日本京城长期在关西，达官显贵无所事事之余，锦衣玉食也是必然要求。然而，对我而言，奇怪之处在于，日式餐饮不重油盐也就罢了，居然也无辣味。当然，也不能说完全“索然无味”，看上去，日本人用一道芥末，化解了日式料理“无辣”的难题。生鱼佐以芥末，拌上酱油、辛冲口鼻，大概算是中餐中的极大刺激了。还有就是日式料理对餐食新鲜程度的强调，莫说咸鱼风鸡，这里卤味干菜都差不多绝迹了，佐餐用的红姜片腌萝卜大概是侥幸存活。

似乎是与清淡的日式饮食相配套，日式起居也称得上是至简。此行有京都“二条城”的安排，那里可是日本近代史上“大政奉还”之所，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就是在那里宣布将“国政”交还给日本天皇，之后明治决定迁都东京，影响近代日本命运的明治维新时期就是这么开幕的。可二条城的所谓“御殿”内，实在是简之又简，偌大的大政奉还之地“大广厅”内，全是“榻榻米”（即草席编织的草席），除此无他耳。也许是日本人自己觉得这样对待各国游客挺过意不去，就塑了十几个武士坐像放在里面，大致有个“情景再现”。至于其他厅内，可以用空无一物形容。日本也印制了中文导览手册，说大家就看看四壁上之旧画，感受感受罢。

更有趣的是，即使是现代日本人的家里，也会有这种充满家徒四壁之感的“和室”，储物都是用移动木门挡住，踏门而入，除了榻榻米，就是席地铺设的被褥，真是简单干净。想想家门外的社会如此复杂，也许只有这样安排，他们才会感觉轻松一些吧。

(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)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二维码